

Lingnan University

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

嶺南大學中文系系刊 Bulletin of Chinese Studies

Department of Chinese

1995

《說文通訓定聲》對字形的研究

Hung Kai LEE

Lingnan University, Hong Kong, hkle@ln.edu.hk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<https://commons.ln.edu.hk/chbc>



Part of the [Chinese Studies Commons](#)

Recommended Citation

李雄溪 (1995)。《說文通訓定聲》對字形的研究。《嶺南大學中文系系刊》，2，26-52。檢自 <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chbc/17>

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at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大學中文系系刊 Bulletin of Chinese Studie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

《說文通訓定聲》對字形的研究

李雄溪

導 言

漢字由形、音、義組合而成，而字形是文字的外殼，因此，通過分析字形去探究字義、字音，是相當直接和可行的辦法。許慎（58-147）的《說文解字》就是一部“因形求義”的專著。朱駿聲（1788-1858）《說文通訓定聲》的“說文”部分，主要是效法許慎的做法，對字形進行分析，從而探求本義。在這方面，朱氏有不少地方仍然依從許慎的分析，但也有不少地方並不盲從許君的看法，能夠提出不同的見解，為許說作出補正。本文的寫作，旨在說明朱駿聲《說文通訓定聲》在字形研究方面的一些情況。

（一）《說文通訓定聲》對字形研究的缺失

（1）採許君誤說，未能加以改正

許慎分析字形，有很多獨到之處，一來是由於許慎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文字學理論〔註1〕，二來是因為許君以小篆作為字形分析的主要依據。在漢字的發展史上，隸變是一個分水嶺。在很大程度上，小篆還保存著漢字象形的特性；漢字隸化、楷化以後，漸漸由象形性走向符號性。因此，以隸書、楷書來進行因形析義的工作，根本就不切實際。《說文》依小篆說解字形，在當時來說，已是相當進步，而且往往能洞中肯綮，造字時的原始意義亦由是得以保存。當然，今天我們有機會看到甲骨文、金文等古文字，會覺得小篆的字形，相對於甲骨文、金文來說，已有了相當程度的譌變，因此依小篆來分析字義，難免有很大的局限。《說文》中的說解，也因此有不少地方犯了望小篆之形而生義的錯誤，對字形和字義有所誤解。但這是時代使然，我們不能因此厚責前人。

在朱駿聲的時代，甲骨文仍未出土，金文的研究也未成熟，朱氏說解字形，仍多本許說；《說文》中的誤說，朱氏亦多未能更正，這也是時代使然，以下是這方面的例子。

(1)行

《通訓定聲》壯部第十八：












“行，人之步趨也。从彳，从子，會意。”〔註2〕








《說文》卷二下彳部曰：

“彳，小步也。象人脛，三屬相連也。”〔註3〕

又曰：

“止，步止也。从反彳，讀若蓄。”〔註4〕

篆文的“行”字寫作，故許慎和朱駿聲皆認為是从彳，从子會意，但觀甲骨文，“行”字寫作（甲五七四）、（河四〇〇）、（前三·三一·一）、（河四三四）、（後二·一三·四）、（京都二五四）〔註5〕，金文作（行父辛觶）、（虢季子白盤）、（曾伯匱）、（曾子匱）〔註6〕，羅振玉（1866-1940）《增訂殷虛書契考釋》說：











“象四達之衢，人所行也。石鼓文或增人作，其義甚明，由而變為，形已稍失，許書作，則形義全不可見，於是許乃釋行為人之步趨，謂其字从彳从子，失彌甚矣。古从行之字或省其右作，或省其左作，許君誤認為二字者，蓋由字形傳寫失其初狀使然矣。”〔註3〕

羅氏據古文字考釋“行”字，認為象四達之衢，比許說確鑿可信得多了。

(2)小

《通訓定聲》小部第七：

“小，物之微也。从八丨，見而八分之，會意。”〔註8〕

其實“小”是一個象形字，甲骨文作  (甲六三〇)、 (甲五三八)、 (鐵一〇一·三)、 (前一·六·六)、 (佚五一八)〔註9〕，金文作  (孟鼎)、 (宅簋)、 (師盥鼎)、 (弔壺父卣)、 (母乙觶)〔註10〕，作三小點，或象沙粒之形〔註11〕、或象雨點之形〔註12〕。總之，是象細碎之物，而非从八从丨，會意。












(3)對

《通訓定聲》履部第十二：

“瘡無方也。从口，从𦍋，从寸，會意。”〔註13〕

章太炎(1868-1936)在《小斲荅問》提出不同的意見：

“問曰：‘《說文》：“對，瘡無方也。从𦍋，从口，从寸。”𦍋訓叢生艸，對字从此，何誼？’答曰：‘漢文帝改對爲對，从土，古彝器已然，恐對、對本二字，古文段籍，則以對爲對爾。對當爲艸木孳儷之誼。《後漢書·馬融傳》：豐形對蔚。’章懷太子曰：“皆林木貌也。”《高唐賦》：“𦍋兮若松𦍋。”李善曰：“𦍋，茂貌。”《廣雅》：“蔚，蔚茂也。”古字當祇作對。《易·象傳》：“先王以茂對，時育萬物。”茂、對同誼。時，讀爲播時百穀之時，本籍爲蔚。蔚、育誼亦近，謂茂育萬物也。虞仲翔言良爲對時，疾果言對播而育，文皆詰詘，不可通。从土者，當爲土字，从寸，與封同意……’”〔註14〕




“對”字甲文作  (甲七四〇)、 (前四·三六·四)、 (林二·二五·一〇)、 (佚六五七)、 (清暉一四八)〔註15〕，金文作  (靜簋)、 (番生簋)、 (柳鼎)、 (永孟)、 (召伯簋)、 (王臣簋)〔註16〕，象種植草木，使其生長貌。章氏之說甚是。

(4)爲












《通訓定聲》隨部第十：

“爲，母猴也。其爲禽好爪。爪，母猴象也，下腹爲母猴形。王育曰：‘爪，象形也。’按：字从爪，下象形。古文象兩母猴相對形。”〔註17〕

羅振玉對此字的解說甚爲得當，他說：



“案：爲字古金文及石鼓文並作，从爪，从象，絕不見母猴之狀。卜辭作手牽象形，知金文及石鼓文从者，乃之變形，非訓覆手之爪字也。意古者役象以助勞，其事或尚在服牛乘馬以前，微此文幾不能知之矣。”


















〔註18〕

“爲”字甲文作（乙一〇四九）、（前五·三〇·四）、（後二·一〇·一三）、（京津二二六二）、（乙三〇一八）〔註19〕，金文作（昏鼎）、（雍伯鼎）、（曾伯駒壺）、（部娶鼎）、（部大弔斧）、（陳逆簋）〔註20〕，可見羅說不誤。

(5)事

《說文》卷三下史部：

“，職也。从史，之省聲。，古文事。”〔註21〕

朱氏從許說，並指出：“古文之聲，不省”〔註22〕。“事”字甲骨作（乙二七六六）〔註23〕，與“史”的字形相近〔註24〕，故羅振玉謂“事”字从又持簡〔註25〕。“事”字金文作（叔卣）、（衛鼎）、（易鼎）、（伯中父簋）、（鬲攸比鼎）、（事族簋）〔註26〕、（小子盩簋）、（矢方簋）、（叔卣）、（朋卣）、（兆域圖）〔註27〕，與甲文略有出入，、、等部分不見於甲文，吳大澂（1835-1902）謂“爲象手執簡立於旂下”〔註28〕。其實，羅氏和吳氏之說未必確鑿無誤，甲文中的，金文中的

𠂔、𠂕、𠂖、𠂗等形，究竟像何物，還有不同的意見，但“事”字是从又，从𠂔，會意，則應無可議之處，所以它並非一個省聲字。

(6)皮

《說文》卷三下皮部：

“𠂔，剝取獸革者，謂之皮。从又，爲省聲。凡皮之屬皆从皮。𠂔，古文皮。𠂕，籀文皮。”〔註29〕

朱氏從許說，並補充說：

“古籀从又，疑亦皆爲省聲。”〔註30〕

“皮”與“爲”古韻雖同屬歌部，但“爲省聲”之說卻不可信。讓我們先看看“皮”字金文的寫法：𠂔、𠂕（弔皮父簋）、𠂖（衛鼎）、𠂗（者減鍾）〔註31〕。林義光（?-?）《文源》：

“古作𠂔，从尸，象獸頭、角、尾之形，丿象其皮，又象手剝取之。”〔註32〕

王國維（1877-1927）《史籀篇疏證》：














“𠂔，从又持半革，古文爲剝去獸革之名。籀文作𠂕，乃𠂔傳寫之譌。”〔註33〕

林、王的分析甚爲有理，“皮”是一個會意字，朱說不可從。

(7)食

《通訓定聲》頤部第五：








“食，一米也。从亼人聲，或說：人亼也。按：六穀之飯曰食，从亼人會意。”〔註34〕

“食”字甲文作  (甲一二八九)、 (乙三三一七)、 (前六·三五·二)、 (粹七〇〇)、 (河一三一)、 (佚四四三)〔註35〕，“殷”字作  (甲七五二)、 (甲一九七一)、 (後二·七·一二)、 (菁一〇·一五)、 (粹九八七)〔註36〕， 象食器之形。“食”字從，上添A形，實象有蓋的段屬食器。

(8) 朱

《通訓定聲》需部第八：



“朱，赤心木，松柏屬。从木，一在其中，指事。”〔註37〕










“朱”字甲文作  (珠一二一)〔註38〕，金文作  (戒鼎)、 (衛簋)、 (師執鼎)、 (頌簋)、 (吳方彝)、 (此簋)〔註39〕，皆象木形，中間一點或橫劃乃指事性符號，表示木幹，故“朱”字是“株”之初文，其本義為木幹。“赤心木”是後起義。

(9) 禾

《通訓定聲》隨部第十：

“禾，嘉穀也。二月始生，八月而孰，得時之中，故謂之禾。禾，木也。

木王而生，金王而死。从木，从省，象其穗。”〔註34〕




朱氏隨許說，釋“禾”字之義，不誤，但許氏相信五行生剋之說，故以為“禾”字从木，从省，則不可信。“禾”字甲文寫作  (甲一九一)、 (乙四八六七)、 (甲四〇三)、 (拾二·九)、 (戩二六·四)、 (粹九)、 (粹八九七)、 (京都二九八三)〔註41〕，為整體象形，羅振玉在《增訂殷虛書契考釋》中指出“禾”字上象穗與葉，下象莖根〔註42〕，其說可從。









(10)有

《通訓定聲》頤部第五：

“不宜有也。《春秋傳》曰：‘日月有食之，从月又聲。’按：掩日者，月也，故許云：‘月有食之。’猶言日有食之，月食之也。”〔註43〕

朱氏引許說後，復在按語中解釋為何許氏有“月有食之”之語。然王筠（1784-1854）《說文釋例》說：

“有爲又之重文也，《繹明山碑》明字兩見，皆從，中筆上下不連。能、龍之從肉者，皆作，則上下皆連，有固作也。𠂇加又爲𠂇，是其比也。有字從又從肉會意。”〔註44〕


王氏認爲“有”從肉，而非從月。再考金文，“有”字作（索祺爵）、（何尊）、（衛盃）、（扶筮）、（散盤）、（毛公盾鼎）、（盨尊）、（秦公罇）〔註45〕，林義光、高田忠周（?-?）、楊樹達（1885-1956）對金文進行考釋〔註46〕，皆認爲“有”字應从肉。

(ii) 錯誤地修訂許說

朱氏說解字形，雖以《說文》爲本，但他也不時提出自己的見解，修訂許慎的看法。可惜很多時候，朱氏的修訂是徒勞無功的，因爲他並未能對字形作出更合理的解說，甚至比諸許說，猶有不如。讓我們看看以下的例子：

(1)瑞

《說文》卷一上玉部：

“，以玉爲信也，从王耑。”〔註47〕

段玉裁（1735-1854）認爲此字應“从玉，耑聲”〔註48〕，朱駿聲則改爲“从玉，揣省聲”〔註49〕，其實“瑞”字古音禪紐歌部，“耑”字古音端紐元部，歌、元二部陰陽對轉，是可以諧聲的。鈕樹玉（1760-1827）說：








“𧇧，从耑聲，讀若捶。則瑞从耑聲，明矣。凡形聲字多聲兼義者，後人不識古音，輒去聲字。”〔註50〕

鈕氏解說甚明，𧇧音“旨沈切”，而“讀若捶”，也是元歌對轉。朱駿聲不明白對轉之理，於是改“瑞”下“耑聲”為“揣省聲”。

(2) 牡

《說文》卷二上牛部：

“牡，畜父也。从牛土聲。”〔註51〕

段玉裁將之改爲“从牛土聲”〔註52〕，朱駿聲認爲“从埽省聲”〔註53〕。案：“牡”字甲骨文作（後一·二五·一〇）、（戩二三·一〇）、（粹三〇八）、（甲三八七）、（林二·一三·四）、（燕六五五）、（鄴三下·三四·六）〔註54〕，郭沫若（1892-1978）認爲“牡”字从土，而甲文中的“土”部分，乃象男性生殖器之形〔註55〕。“土”字古音崇紐之部，“牡”字古音明紐幽部，之幽二部旁轉，故二字在語音上亦有聯繫。換句話來說，“牡”字是從牛，從土，土亦聲，是一個會意兼形聲字。這個說法已爲學術界所接受。朱氏謂此字從埽省聲，是主觀的臆測。

(3) 告









《說文》卷二上告部：

“告，牛觸人，角著橫木，所以告人也。从口，从牛。《易》曰：‘僮牛之告。’凡告之屬皆从告。”〔註56〕

朱駿聲曰：

“按：此字篆體小譌，當从口，从之，會意，訓謁白。或曰：从口，牢省聲。”〔註57〕


林義光同意朱說，在《文源》中說：

“按：牛口爲文，未見告義，古作（就戈戠字偏旁）、作（宋公戈戠字偏旁），从口。口之所之爲告也，中畫稍長，譌从牛（  皆有此例），作（召伯虎敦）、作（晉星戈戠字偏旁）。”〔註58〕








對於“告”字，學者有很不一致的看法。段玉裁認爲應从口，牛聲，劉心源（1848-1915）認爲“告”是“犛”之初文，高田忠周認爲从牛，从口會意，作祭告解，楊樹達認爲从口，牛聲，訓牛鳴聲，然而這些解說皆相信“告”字的上半部是“牛”，這個看法是值得商榷的〔註59〕。朱駿聲謂“告”字“或从口，牢省聲”，更不可信。“告”字的上半既不是“牛”，也就不可能是“牢省聲”。

















(4)足








《說文》卷二下足部：



“，人之足也，在下。从止口。凡足之屬皆从足。”〔註60〕


徐鍇（920-974）指出口象股脛之形，但朱駿聲卻持不同的意見，他說：

“按：下至之總名也。从止，即趾字。从口，象形，非口齒字。舉與止以脛，止則爲足；行則爲。，動象；口，靜象也。”〔註61〕

朱氏認爲“口”象形，而非象股脛之形。甲文“足”字作（甲一六四〇）、（乙六九五—）、（前四·四〇·一）、（前一·五〇·一）、（ 擴續二一四）、（金三七三）、（乙三一八四）〔註62〕。金文與甲文的形體基本上沒有大分別，作（免簋）、（師農鼎）、（善鼎）、（燕鐘）、（申簋）、（師兌簋）、（元年師兌簋）〔註63〕。

和是“止”字，已沒有疑問。換句話來說，“足”字是在“止”之上加“口”，但“口”究竟象甚麼，還沒有多大的線索。我們再看“足”字，甲骨文又寫作（ 藏一三八·二）、（新二七五〇）、（珠五四二）、（新一六四八）〔註64〕，很明顯象整條腿之形。又楊樹達《釋足》指出：



“肱掌指全部爲手，股脛蹠跟全部爲足，足从者，象股脛周圍之形。人體股脛在上，跟限蹠在下，依人所視，象股脛之當在上層，象蹠跟之止當在

下層。然文字之象形，但有平面，無立體，故止能以○上止下表之也。疋部云：‘，足也，上象腓脛，下从止。《弟子職》曰：問疋何止。’余謂足疋二字義同形近，疋之上畫亦象股脛周圍之形，與足形同，腓腸第爲脛之後部，不能示足之全，許說偏而不備。又足字象形，許云从口止，誤也。大徐說此字云：‘○象股脛之形’，其說是矣。特立辭太簡，不明說爲象股脛之周圍，故人皆不信，今故爲申明之云爾。”〔註65〕













楊氏的分析，至爲得當。至於朱氏把“足”釋爲“**邛**下至跖的總名”，其實這已經是較後起的意義。“足”本象整條腿之形，但後來字義縮小，專指腿的下半部，於是才另造“腿”字。此外，足、疋古文形體相同，本爲一字，朱氏認爲“止則爲足，行則爲疋”，是根據篆文而作出的分析，也不可信。

(5) 𧾷

《說文》卷四下**𧾷**部：

“**𧾷**，專小謹也。从彡省，**𠂔**，財見也，**𠂔**亦聲。凡**𧾷**之屬皆从**𧾷**。
，古文**𧾷**，，亦古文**𧾷**。”〔註66〕

朱氏謂《說文》誤解此字，他說：

“按：說解有誤，字不僚，古文从，又古文从卜，从日，从，據說則即**𧾷**之古文，與顛略同，今所用沾沾意，**𧾷𧾷**亦重言形況字也。惠字从此會意。愚謂此字與牽同意，从牛，从，會意。者，糜也，寔字从此，許君曰**𧾷**如穿牛鼻，是也，古文从牛省，从，又古文从，即；从，即△也，作者形稍變耳。惠字從**𧾷**省聲。《漢書·陳遵傳》述楊雄《酒箴》：‘一旦**𧾷**礙，爲**𧾷**所輻。’《注》：‘**𧾷**，縣也。’或以**𧾷**爲寔，失之，是**𧾷**爲牽纏之義，此亦可證。古文象三牛首，當據惠篆古文補。或曰**𧾷**即縛字，白鮮色也，从，从十，會意。者，出也。人爲玄，出爲縛，十者具足，義如染从九也，存疑。至李陽冰謂象梓人墨斗，郭忠恕謂古專字，周伯琦謂古**𧾷**字，東以下，楊桓訓△爲贅，訓爲之，皆曲說，不可從。”〔註67〕

林氏、白川氏之說皆有理，“寡”字應當是一個會意字，而非朱氏所說，是“从夏省聲”的形聲字。

(7)宋

對於“宋”字的解釋，大徐本與小徐本並不一致，大徐本曰：

“**宋**，居也。从宀，从木，讀若送。”〔註78〕

小徐本改“从宀，从木”為“从宀，木聲”〔註79〕。朱駿聲也認為“宋”是一個形聲字，但又與徐鍇的看法不同，他指出“宋”非从木得聲，而是从松省聲。葉鑿（？-？）和王修植（？-？）贊成“宋”字是形聲字，卻反對朱氏省聲之說，葉鑿說：

“朱氏謂宋為从松省聲，不過仍取松从公聲之故，不知木聲與公聲本近。从松省聲，轉為迂曲，不如云从木聲之直捷也。”〔註80〕

王修植說：

“接近世之治許書者，皆以宋為會意字，蓋據大徐本宋从宀从木，讀若送之說而誤之者也。朱氏豐芑《說文通訓定聲》以宋為形聲字則得之矣。而其說宋聲曰：‘松省聲’，則又失之……木之轉聲，轉去聲則為冒，《說文》：‘木，冒也。’是亦以聲訓也；轉平聲則近農，董子《春秋繁露》：‘木者，農也。’是亦以聲訓也。農于木為雙聲，宋于農為疊韻，古無入聲而有急讀、緩讀，讀之而其音近，即以爲聲。許書九千餘文，如此之類正不少矣，而何獨疑於宋之从木得聲而不用乎？”〔註81〕

其實，朱氏省聲之說，固難成立，“宋”字形聲說也很值得商榷。“木”字上古音明紐屋部，“宋”字上古音心紐冬部，語音相去甚遠，故言宋从木得聲，頗為牽強。《段注訂補》的講法很有參考價值：

“字从宀从木。木，社木也。宀，屋也。《白虎通義》，社無屋以通天地之氣，勝國之社則屋之示，與天地絕屋者，居也。此制字之義。”〔註82〕

汪奎（？-？）《釋宋》說得更明白：

“宀，交覆深屋也；木者，所以成室以^凡人也。字與困字正相反，困宜平視，口象四壁，木在其中，象廢頓之形，故曰故廬。宋宜直視，宀象覆宇，木立其下，象楹柱之形，故曰^凡也，其說似矣。”〔註83〕

汪氏舉與“宋”字構字方式相似的“困”字爲例，正好說明兩字皆以从木會意。









(8) 敫



《說文》卷八上人部：

“**敫**，妙也。从人，从攴，豈省聲。”〔註84〕






朱駿聲曰：

“**妙**也。从**耑**，从**攴**省，會意。**耑**，萌始；**攴**，杳**傑**也。《說文》：‘**妙**也，从人，从攴，豈省聲。’而于豈篆又曰：‘**敫**省聲。’岐誤。《六書故》引唐本《說文》：‘**敫**，見其**耑**也。’凡微妙字，經傳皆以**微**爲之，字亦作**微**。《玉篇》引《書·舜典·序》：‘**虞舜側微。**。’”〔註85〕

許慎對“敫”字的字形分析，不大可信。徐鉉（916-991）早已提出異議〔註86〕，而唐寫本《說文》把“敫”列入耑部，於是徐灝〔註87〕、朱駿聲等人也反對《說文》的分析。這也是朱氏謂“敫”字“从耑，从攴省”的主要原因。然而朱氏的看法也是錯誤的。“敫”字金文作 （召尊）、（召卣）、（衛盃）、（牆盤）、（癸七）、（癸簋）、（散盤）、（牧師父簋）〔註88〕，高鴻緝對這些形體作了分析：

“**敫**既爲細微、**敫**眇之本字，而初形作 。、應从**攴****彡**會意。**彡**爲髮字之最初文。象人戴髮形。攴，小擊也。从又，（手）卜聲。髮既細小矣。攴之則斷而更**敫**也。於是隱行之微，从**敫**，从**彡**，**敫**亦聲。”〔註89〕

林潔明也補充說：

“甲文長字作 （甲編二四五七）、（前二·七·四）、（前二·八三）、（後上·十九·六），正像人髮長兒，而  與金文小篆形

尤近，其遞嬗演變之迹歷歷可尋，是則斂字蓋从長，从支，會意。”〔註90〕

根據甲骨文、金文的形體來看，“斂”字“从長，从支”，大致不誤，這較諸清人的看法，是一大進步。

(9) 丸

《說文》卷九下丸部：

“𠃉，圓傾側而轉者。从反仄，凡丸之屬皆从丸。”〔註91〕

《通訓定聲》曰：

“按：此字不从反仄，从鳥而首翼未成，孚卵也，指事。《呂覽·本味》：‘山之南有鳳之丸。’《漢書·地理志》：‘燕地北隙烏丸夫餘。’按：烏丸山象丸之形。”〔註92〕

朱駿聲認為“丸”字不从反仄，而象雛鳥之形。他主要根據篆文的形體來分析，“鳥”字小篆寫作“𪇑”，其中鳥足部分寫作“𠃉”，正與“丸”字的小篆形體相似，加上“丸”字可作卵解。《正字通》：“丸者，鳥卵別名，象其圓形，讀若完。”〔註93〕所以朱氏得出了“从鳥而首翼未成，孚卵也”的結論。然而，這個看法並不大可信。首先，朱氏認為“丸”是一個會意兼指事字，而以“鳥足”的字形，使人會孚卵之意，似乎不大合理。第二，《正字通》指出“丸”字為鳥卵之別名，非因他故，乃因為它有圓形的特點。對“丸”字的解釋，我認為段玉裁的看法較為可取，他說：

“圓則不能平立，故从反仄以象之，仄而反復，是為丸也。”〔註94〕

徐灝《說文解字注籤》亦說：

“段說是也。凡从人中有點，象挾彈形。《左氏·宣二年傳》：‘晉靈公從臺上彈人，而觀其辟丸也。’是彈弓之制，古已有之。丸者，圓轉；仄者，傾側，故反 𠃉 為 𠃊，非反仄為丸也。丸本渾圓，引申之凡輪囷之形皆曰丸。”〔註95〕

由此看來，“丸”作卵解，應該是一個引申義，朱說非是。










(10) 申












《說文》卷十四下申部：

“申，神也。七月陰氣成，體自申束。从白，自持也。吏舖時聽事，申且政也。凡申之屬皆从申。𠄎，古文申。𠄎，籀文申。”〔註96〕

朱駿聲曰：

“束身也。从白，自持也；从丨，身也。指事。”〔註97〕

“申”字甲骨文作  (燕一七五)、 (佚五七)、 (林二·九·三)、 (乙六四一九)、 (甲二二九三)、 (佚五九)、 (佚二五六)、 (鄴三下·四二·五)、 (後一·一八·六)〔註98〕，葉玉森(?-1933)曰：

“按：𠄎之異體作 、、、、、、 等形，象電耀屈折。《說文》虹下出古文𠄎，許君曰：‘申，電也’，與訓‘申，神也’異。余謂象電形為朔誼，神乃引申誼。卜辭𠄎作 、，金文  𠄎之 ，竝从申，𠄎與𠄎均緣電生也。”〔註99〕

朱氏據“申”的字形作解說，不得其要，觀甲文、金文，“申”字象電耀屈折激射之形，為“電”之本字。

(二)《說文通訓定聲》對字形研究的貢獻

朱氏在說解字形時，有時加按語補充許慎的說法，有時更易許慎的解說。以上所論，都是《通訓定聲》論字形有失之處，然而朱書討論字形，並非一無是處，間也有可取的地方。以下是一些例子：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(1) 天

《說文》卷一上一部：

“天，顛也。至高無上，从一大。”〔註100〕

《通訓定聲》：

“按：大猶人也。天在人上，仰首見之。一，指事。”〔註101〕

“大”字甲骨文作  (甲三八七)、 (乙二六五三反)、 (前七·二八·一)、 (後一·二八·八)、 (佚三九三)〔註102〕，象人正面而立之形。朱氏指出“大猶人也”，是正確的。“天”字甲骨文作  (甲三六九〇)、 (前四·一五·二)、 (拾一〇·一八)、 (乙三〇〇八)、 (乙六八五七)、 (乙四五〇五)、 (乙六三九〇)、 (拾五·一四)〔註103〕，“一”乃由人的頭部演化而來，早期金文作  (天父乙觶)、 (天棘爵)、 (刺鼎)、 (跌鐘)、 (師楚簋)、 (牆盤)〔註104〕，把人頭的部分由甲骨文的“口”改爲填實的肥筆，更加趨於象形，但後期的金文省作  (頌鼎)、 (頌簋)、 (史頌鼎)、 (虜羌鐘)、 (蔡侯鐘)、 (蔡侯鐘盤)〔註105〕，“天字上面的圓點變成一橫，或在其上再加一短畫，乃指示性符號”〔註106〕朱氏言“天在人上，仰首見之。一，指事”，對字形有所誤解，不過，他的看法比許君進步得多了。

(2)崇

《說文》卷一上示部：

“崇，神禍也。从示，从出。，籀文崇从省。”〔註107〕

朱駿聲於“崇”之下，改《說文》“从示，从出”爲“从示，出聲”，這看法是合理的。徐鍇說：

“以出示人，故從出。出又音吹，去聲，故《詩》曰：‘匪舌是出，惟躬是瘁。’故又出聲，斯諍反。”〔註108〕

宋保(? - ?)《諧聲補逸》：

“崇从示出聲，猶瘁字从𠂔卒聲也。徐氏習今音而昧於古音，故刪聲字。籀文作𡗗，同，凡籀文从𡗗之字，𡗗从齊省聲，𡗗从𠂔聲，𡗗从出聲，皆其例也。”〔註109〕

“出”和“崇”古音皆屬物部，故“崇”从“出”得聲是可以相信的。張舜徽（1912-？）《說文解字約注》提出另一條證據：

“慧琳《一切經音義》卷五十七、卷七十八，崇字下引《說文》，皆作‘神爲禍也，从示出聲。’可知許書舊本，自作出聲。”〔註110〕

亦可證朱說不誤。

(3) 祿

《說文》卷一上示部：

“祿，明視以筭之。从二示。《逸周書》曰：‘土分民之祿，均分以祿之也。’讀若筭。”〔註111〕

《通訓定聲》曰：

“按：四橫六直，象觚之形，實即筭字之古文也……按：古筭用竹，徑一分，長六寸，二百七十一而成大觚，爲一握。”〔註112〕

《說文》僅言“从二示”，並沒有分析“祿”的形體。朱駿聲認爲“祿”是“筭”的古文，從而指出“祿”象觚之形，並對“筭”加以具體說明，給《說文》很好的補充。楊模（？-？）也同意朱氏的看法，他在《釋祿》一文中說：

“案古文示與視通，亦作𠂔，二示合則爲祿。祿，讀若算。四橫六直，象觚之形，即算之古文也。《逸周書》曰：‘土分民之祿，均分以祿之也。案古筭用竹，徑一分，長六寸，合二百七十一而成六觚，爲一握，而算之精意，萃於是矣。”〔註113〕


而朱氏在“筭”字下曰：

“此字實即禱之小篆。禱，象形；筭，會意也。”〔註114〕

通過這樣的分析，朱氏把“禱”與“筭”的關係說得很明白；對“禱”的字形作了清楚的說明。

(4) 幺

《說文》卷四下幺部：

“，小也，象子初生之形。凡幺之屬皆从幺。”〔註115〕



許慎認為“幺”象子初生形的講法，朱駿聲並不同意，他認為“幺”並不是一個象形字，而是一個會意字，他說：






“按：此字當从半糸。糸者，絲之半；幺者，糸之半，細小幽隱之誼，玄从此會染絲意，𦉳从此會細繩意。許君蓋從幼字生訓，然幼會細小意，不必子也，據文實無子初生形。”〔註116〕

朱駿聲這個看法頗為獨特，同其說者，只有年代較後的徐灝和章太炎，徐灝《說文解字注箋》曰：

“許云幺象子初生，於字形實不相類，此緣幼从幺而為是說耳。灝謂𦉳从絲省，而幺从𦉳省。𦉳訓微，析之則其形愈微。故凡物之小者，皆謂之幺，因之子初生亦曰幺也。”〔註117〕

章太炎《文始》：

“案幺之為小，猶之為納絲，古文絕字作，其中象絲正作四幺，幺蓋象束絲而引伸為子初生，然胤字從幺已取斯義，其後字即由幺取聲義，幺重之則為𦉳，微也。”〔註118〕

又篆文“子”字寫作，象幼兒之形，“包”字寫作，象腹中之子。這兩字的形體與相去甚遠，故以象子初生之形，就很令人懷疑，反而朱說較為可信。故張舜徽亦指出：

“徐、章所言，足訂舊說之失。幺爲絲之小者，因引申爲凡小之稱。今俗稱一爲幺，湘西四川稱幼子爲幺兒，皆取小義。”〔註119〕



(5) 尗

《說文》卷七下尗部：

“尗，豆也。象尗豆生之形也。凡尗之屬皆从尗。”〔註120〕

《通訓定聲》曰：

“按：象戴種而出之形，下其根也；一，地也。指事。”〔註121〕

“尗”字金文作  (𠄎匜)、 (𠄎方鼎)〔註122〕，象植物生長之形。朱氏的按語爲“尗”的形體作了解釋，而段玉裁和王筠也跟朱氏的意見相若。《段注》說：

“尗者，著其形也，豆之生也。所種之豆必爲兩瓣而戴於莖之頂，故以‘一’象地，下象其根，上象其戴生之形。”〔註123〕

王筠《說文釋例》：

“尗之中一爲地，丨之上下通者，上爲莖，下爲根。”〔註124〕

這些分析是可信的。

(6) 象

《說文》卷九下象部：






“象，長鼻牙，南越大獸，三季一乳，象耳、牙、四足之形。凡象之屬皆从象。”〔註125〕

《通訓定聲》曰：

“南越大獸，長鼻牙，三年一乳，像鼻、牙、四足、尾之形。”〔註126〕

朱駿聲把“象耳、牙、四足之形”一句改爲“像鼻、牙、四足、尾之形”，這很可能受到《段注》的啓發。段玉裁於這一句下注曰：

“象當作像，耳牙疑當作鼻、耳、尾字。”〔註127〕




“象”字甲骨文作  (前三·三一·三)、 (前四·四四·二)、 (後二·五·一一)、 (乙九六〇)、 (乙八四二三)〔註128〕，其中像長鼻、像尾之形是非常明顯的，所以羅振玉《增訂殷虛書契考釋》說：

“今觀篆文，但見長鼻及足尾，不見耳牙之狀。卜辭亦但象長鼻，蓋象之尤異於他畜者，其鼻矣。”〔註129〕

因此，段玉裁把“耳、牙”改作“鼻、耳、尾”，朱駿聲把“耳、牙”改作“鼻、牙、尾”，都比許說進步。不過，從甲骨文的形體上看，“像牙”之說比“像耳”之說更爲可靠，正如李孝定說：

“契文較小篆尤肖鼻，下一畫特出者，其長牙也。”〔註130〕








林義光《文源》說：

“按古作 (師湯父巽彝)，象鼻、首、四足、尾之形，又作 (大敦)、 象首及牙。”〔註131〕










由此看來，朱說又比段說更爲可信。

結論




















綜合以上所論，《通訓定聲》對字形的分析有不足之處，誤解文字構造的情況不一而足。這主要是由於在朱駿聲的年代，甲骨文還沒有出土，金石銘文的研究也不盛行，朱氏只好根據小篆等較後起的字形來進行分析，以現在的眼光觀之，成就自然不高。王筠與朱駿聲年代相若，但他已懂得利用古文字來說解字體，所以成就較高。例如《說文釋例》卷二說：

“阜之古文作、，蓋如畫坡陀者然，層層相重累也。白阜是土而非石，層累而高，不能如石山之突然而起，故以象之。則疊其文，又仿而小變之。遂不象形耳。數以三爲極，故三之，白小於阜，故兩之也。側山爲阜之說陋。”〔註132〕

同卷又說：

“許君謂虎從，說頗倒置。案：虎字見於金刻者，積古齋吳彝作，師酉敦作，皆純形也。其與小篆近者，虢叔尊作，虢姜敦作，是也。然不斷爲兩體，繹山碑號字所從之亦然。范氏天乙閣所藏石鼓文，其字作，此籀文也，俗書席字之鼻祖也。諸體惟可斷而又不從人，蓋小篆整齊之始似人字。許君分上半爲，乃分下半爲人，蓋誤。”〔註133〕

卷六說：

“箕之古文，《五音韻譜》作，《玉篇》作。又一古文，《玉篇》作，誤也。乃之小變，連者斷之耳。箕之不能不連屬也，變爲竹，已誤；變爲，尤誤。西，舌兒也。將謂箕止一邪？其籀文則在部，又多一古文。案：此數字之形，當最古，上爲，下及左右爲郭，其交叉者，以郭含，乃固也，中象其文……”〔註134〕

此外，王氏在《釋例》的“補正”部分，也多列舉銘文資料。不過，像王筠這樣的學者，在當時並不多。我們不應深責朱氏。朱氏沒有迷信《說文》的權威，能夠勇於更改許說，大膽地提出自己的見解，單是這種懷疑精神，便值得我們敬服。

此外，值得注意的是：朱駿聲喜歡利用“省聲”的理論來解釋字形。朱氏在《六書爻列》中根據《說文》所收的字作出統計，形聲字共八千五百七十個〔註135〕，其中包括了形聲兼指事字、形聲兼象形字、形聲兼象形會意字、形聲兼會意字。因爲朱氏把一部分的會意字、象形字、指事字都歸入形聲字，所以在他的劃分下，形聲字的數量特多。爲了“圓滿”地解釋形聲字（特別是不好解說的形聲字）的形體構造，“省聲”便往往大派用場。《說文》中的“省聲”字，本來就有些地方極不合理〔註136〕，朱駿聲變本加厲，結果造成不少誤說。

在少數能夠修正和補充許慎說法的例子中，也多非朱氏自己的創獲，而是跟從其

他文字學家的看法而已〔註137〕。

總括而言，《通訓定聲》對字形的研究，有欠深入，這方面的貢獻不大。但正如朱鏡蓉（1810-1858）在《說文通訓定聲·後敘》中說：

“《說文解字》，形書也；《說文定聲》，聲書也。《說文解字》，象形、指事、會意、形聲之書也；《說文通訓》，轉注、段借之書也。”〔註138〕

《通訓定聲》並非一本“形書”，主要作用不在於說解字形，而且由於時代的局限，在這方面有不足之處，是可以理解的。

注釋

〔註1〕 許慎在《說文解字·敘》中表明了他對文字發展的看法，又詳細地闡釋了六書的理論，這使他能有系統地分析漢字，並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文字學理論。

〔註2〕 丁福保（1874-1952）編：《說文解字詁林》（下簡稱《詁林》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70年版），冊3，頁836a上。

〔註3〕 同上，頁808b上。

〔註4〕 同上，頁831a下。

〔註5〕 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：《甲骨文編》（香港：中華書局，1978年2月），頁81。

〔註6〕 見容庚（1894-1983）編著：《金文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7月版），頁120。

〔註7〕 見羅振玉著：《增訂殷虛書契考釋》（東方學會石印本，1927年版），中卷，頁7b。

〔註8〕 《詁林》，冊3，頁488b下。

〔註9〕 《甲骨文編》，頁27。

〔註10〕 《金文編》，頁43。

〔註11〕 馬敘倫（1885-1970）曰：“小、少、尠一字，皆沙之初文。”（見馬敘倫著：《讀金器刻詞·卷中》，載《學林》第3輯〔1940年〕，頁25。）

〔註12〕 高鴻縉曰：“按：尠字象兩點之形，依葉玉森說，託兩點之微小，以寄微小之意，狀詞。”（見高鴻縉著《中國字例》〔臺北：三民書局，1984年8月版〕，頁219。）

〔註13〕 《詁林》，冊4，頁119a上。

〔註14〕 見《章氏叢書》（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58年7月版），上册，頁274上。

















〔註15〕 《甲骨文編》，頁99。

〔註16〕 《金文編》，頁155。

〔註17〕 《詁林》，冊4，頁1211b上。

〔註18〕 《增訂殷虛書契考釋》，卷中，頁60b。

〔註19〕 同註15。

- [註20] 同註16，頁175。
- [註21] 《詁林》，冊4，頁1264b下。
- [註22] 同上，頁1265a上。
- [註23] 《甲骨文編》，頁127。
- [註24] “史”字甲骨文寫作  (鐵一八三·四)、 (前七·一·三)、 (後二二〇·一〇)、 (甲二九二〇)、 (粹一二四四)、 (燕一二六)。
- [註25] 羅說見《增訂殷虛書契考釋》，卷中，頁60a。
- [註26] 《金文編》，頁198-199。
- [註27] 見陳初生編纂：《金文常用字典》(陝西：陝西人民出版社，1987年4月版)，頁338-339。
- [註28] 吳說見《說文古籀補》(清光緒24〔1898〕年重刊本)，第3，頁8b。
- [註29] 《詁林》，冊4，頁1315a下—1315b上。
- [註30] 同上，頁1316a上。
- [註31] 《金文編》，頁209。
- [註32] 《詁林》，冊4，頁1316b下。
- [註33] 見姬佛陀(?-?)輯：《廣倉學窘叢書》，冊4，頁11。
- [註34] 《詁林》，冊6，頁2178a下。
- [註35] 《甲骨文編》，頁237。
- [註36] 同上，頁132。
- [註37] 《詁林》，冊7，頁2451b下。
- [註38] 《甲骨文編》，頁260。
- [註39] 《金文編》，頁394。
- [註40] 《詁林》，冊8，頁3070a下。
- [註41] 《甲骨文編》，頁308。
- [註42] 《增訂殷虛書契考釋》，卷中，頁34a。
- [註43] 《詁林》，冊8，頁3004a下。
- [註44] 同上。
- [註45] 《金文編》，頁479-480。
- [註46] 林義光曰：“《說文》云：‘，不宜有也。《春秋傳》曰：‘有食之。从月，又聲。’，按：有非不宜有之義。有，持有也，古作 (尤敦)、作 (孟鼎)，从又持肉，不从月。”高田忠周曰：“愚謂此字當脫字古文，今審有周吉金文，字明从肉从又，但少見日月之月，或作者，然有字無一文从者，且作、，與作，自有分別。”楊樹達曰：‘余謂有無之有與、獲、取諸字義皆相類，故造文之意亦大同，字甲金文皆从又持貝，許君云：‘从見’者，誤也。獲字甲金文作，从又持，取字从又持耳，古文小

篆無異形，以三文證有字，以手持肉，其爲有無之有甚明，非侑食之本字也。”林說見《詁林》，冊8，頁3006a上；高田說見《古籀篇》（臺北：宏業書局有限公司，1973年5月版），卷41，頁17；楊說見《積微居金文說》（北京：科學出版社，1959年9月），頁140。

〔註47〕《詁林》，冊2，頁149b下。

〔註48〕同上，頁150a下。

〔註49〕同上，頁150b上。

〔註50〕同上，頁150a上。

〔註51〕《詁林》，冊3，頁518a下。

〔註52〕同上，頁518b上。

〔註53〕同上，頁518b下。

〔註54〕《甲骨文編》，頁33。

〔註55〕見郭沫若著：《甲骨文字研究》（香港：中華書局，1976年5月版），頁35-36。

〔註56〕《詁林》，冊3，頁548a上。

〔註57〕同上，頁548b下。

〔註58〕同上，頁551a上。

〔註59〕段說見《詁林》，冊3，頁548a下；劉說見《奇觚室吉金文述》（清光緒28〔1902〕年石印本，卷3，頁11；高田說見《古籀篇》，卷51，頁19；楊說見《積微居小學述林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年7月），頁58。又“告”字非從“牛”的看法，可參陳永明《告字非從牛說》一文，載《語文雜誌》第10期（1983年4月），頁17-18。

〔註60〕《詁林》，冊3，頁865a下。

〔註61〕同上，頁865b下。

〔註62〕《甲骨文編》，頁86。

〔註63〕《金文編》，頁123。

〔註64〕見李孝定編著：《甲骨文字集釋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1982年6月版），頁639。

〔註65〕《積微居小學述林》，頁82。

〔註66〕《詁林》，冊5，頁1673a上—b下。

〔註67〕同上，頁1674b下—1675a上。

〔註68〕《金文編》，頁271。

〔註69〕丁佛言輯：《說文古籀補補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8年2月版），頁18下。

〔註70〕郭沫若著：《金文叢考》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54年6月版），頁226-227。

〔註71〕朱芳圃著：《殷周文字釋叢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3年11月版），頁83。

〔註72〕《中國字例》，頁195-196。

〔註73〕《詁林》，冊8，頁3249b上。

- [註74] 同上，頁3250a 上。
- [註75] 《金文編》，頁530。
- [註76] 《詁林》，冊8，頁3250a 下。
- [註77] 周法高編撰：《金文詁林補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出版年、月缺），頁2081。林潔明譯文。
- [註78] 《詁林》，冊8，頁3260b 上。
- [註79] 同上。
- [註80] 同上，頁3262b 上。
- [註81] 同上，頁3262b 上一下。
- [註82] 同上，頁3260b 下。
- [註83] 同上，頁3262a 上。
- [註84] 同上，冊9，頁3548a 上。
- [註85] 同上，頁3548b 下。
- [註86] 徐鉉曰：“臣鉉等案：豈字从斂省，斂不應从豈省，蓋傳寫之誤，疑从崑省。崑，物初生之，尙斂也。”（見《詁林》，冊9，頁3548a 下。）
- [註87] 徐灝《說文解字注箋》曰：“鼎臣云：‘豈字从斂省，斂不應从豈省，疑从崑省。’戴氏侗曰：‘斂唐本《說文》在崑部，曰：‘斂，見其崑也。’’與鼎臣說亦合。从支者，指所持之物也。或曰：當从人數省聲，豈聲、斂聲古音同在脂部，今斂字轉爲五來切耳。豈字从豆从山，蓋別有義而非微省也。”（見《詁林》，冊9，頁3548b 上。）
- [註88] 《金文編》，頁564。
- [註89] 《散盤集釋》，（臺北：臺灣省立師範大學，1957年6月版），頁24-25。
- [註90] 同上，頁5018。
- [註91] 《詁林》，冊9，頁4172b 上。
- [註92] 同上，頁4173a 上—4173a 下。
- [註93] 轉引自中文大辭典編纂委員會編：《中文大辭典》（臺北：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，1985年5月版），頁443。
- [註94] 《詁林》，冊9，頁4172b 下。
- [註95] 同上，頁4173a 上。
- [註96] 《詁林》，冊14，頁6643b 下。
- [註97] 同上，頁6645b 上。
- [註98] 《甲骨文編》，頁567-568。
- [註99] 《殷虛書契前編集釋》，（上海：大東書局，1934年10月版），卷1，頁17b。
- [註100] 《詁林》，冊2，頁12b 上。
- [註101] 同上，頁13b 上。
- [註102] 《甲骨文編》，頁418。

- [註103] 同上，頁2-3。
- [註104] 《金文編》，頁3-4。
- [註105] 同上，頁4。
- [註106] 《金文常用字典》，頁5。
- [註107] 《詁林》，冊2，頁90b下。
- [註108] 同上，頁91a上。
- [註109] 同上，頁91b下。
- [註110] 《說文解字約注》，卷1，頁19上—19下。
- [註111] 《詁林》，冊2，頁92b上。
- [註112] 同上，頁93b上。
- [註113] 同上，頁94a下。
- [註114] 同上，冊6，頁1990b上。
- [註115] 同上，冊5，頁1668b上—1669a上。
- [註116] 同上，頁1669b上—1669b上。
- [註117] 同上，頁1669a下。
- [註118] 同上，頁1669b下—1670a上。
- [註119] 《說文解字約注》，卷8，頁3下。
- [註120] 《詁林》，冊8，頁3193b上。
- [註121] 同上，頁3194b下。
- [註122] 見《金文常用字典》，頁722。
- [註123] 《詁林》，冊8，頁3194a下。
- [註124] 同上，頁3194b下。
- [註125] 《詁林》，冊9，頁4275b上。
- [註126] 同上，頁4276a下。
- [註127] 同上，頁4275b下。
- [註128] 《甲骨文編》，頁395。
- [註129] 《增訂殷虛書契考釋》，卷中，頁34。
- [註130] 同上，頁3030。
- [註131] 《詁林》，冊9，頁4276b下。
- [註132] 同上，冊14，頁6474b上一下。
- [註133] 同上，冊6，頁2107b上一下。
- [註134] 同上，頁2001b上一下。
- [註135] 李孝定在《漢字史話》一書中，就甲骨文、《六書爻列》、《六書略》作了六書的分類統計，指出《六書爻列》中收形聲字7697個，百分比為81.24弱。李氏的統計沒有包括形聲兼指

事字、形聲兼象形字、形聲兼象形會意字、形聲兼會意字。見李著：《漢字史話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社，1977年6月版），頁41。

[註136] 參向夏編寫：《說文解字敘講疏——中國文字學導論》（香港：中華書局，1983年3月版），頁86-98。

[註137] 在這方面，朱氏有不少看法採自《段注》。

[註138] 《話林》，冊1，頁48b上。